

传播学视野中的微博文学

方颖艳 樊 葵

摘 要：微博文学是现代传媒技术与文学联姻的产物，凭借多终端传播的新技术，以其独特的文本叙述方式和迅捷的传播特质，成为诸多网络文学中的新品类。将微博文学纳入传播学的视野，关注其新媒体文学的属性，发掘其在文本呈现、文学传播、接受模式等方面的特质，是研究这一文学样式不可或缺的环节。

关键词：微博文学；新媒介；病毒式传播；多元文本

作者简介：方颖艳，女，硕士。（杭州学军小学，浙江 杭州，310000）

樊 葵，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3）05-0029-06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论及“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此言可作多种理解，既表现为文学的内容所折射的时代印迹，也包括创作理念、审美追求所带有的时代特点，还表现为某种文体在某个时代所铸就的高峰，所谓“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承载和传播文学的不同媒介载体也成就了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学，尤其当今媒介化的时代，传媒不仅是文学创生与发展的物质载体，更深入到文学的内部影响文学的整体面貌。微博文学正是现代传媒与文学联姻的衍生品，凭借多终端传播的新技术，以其独特的文本叙述方式和迅捷的传播特质，成为诸多网络文学中的新品类。作为文学与传播技术联姻的产物，将微博文学纳入传播学的视野，发掘其在文本呈现、文学传播、接受模式等方面的特质，是研究这一文学样式不可或缺的环节。

一、“玩具—镜子—艺术”的媒介演进与微博文学

被誉为“数字时代麦克卢汉”的保罗·莱文森曾提出：任何技术刚开始时都具有玩具的功能，其次才开发出镜子即工具的功能，最后演变为艺术。^[1]简言之，多数媒介的演化都有从玩具到镜子再到艺术的过程。微博显然遵循着这样的发展路径。2006年，当美国人埃文·威廉姆斯策划了其命名为Twitter的网站，用醒目的字体在网站首页打上“What are you doing?”四个大字，标志着微博^①的诞生。威廉姆斯原意是想创设一个让所有用户在限定的140字以内记录自己当下的见闻供他人评论的交流平台，却不料成为了博客和短信的补救性媒介。微博“follow”的主动关注功能，规避了博客“被动”关注、网站无目的浏览的弱点，其140字的限定要求博主锤炼语言，改变了博客创作和评论的冗长性与滞后性，其点对面的病毒式传播补救了短信点对点传播的狭窄性。此外，博主通过互联网、手机、IM软件和外部API接口等多终端发布，铸就了集成化和开放化的双向优势。诚如莱文森所言，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之初，人们的乐趣往往存在于新奇的技术流程中，即关注其玩具的特性而搁置内容，从而导致内容被技术压制，成为技术的表达。譬如很多博主开博最初仅仅发些符号类的表情来传达即时的心情，互相关注也只是为了期待微博独有的“@功能”所带来的粉丝效应，作为一个新奇的玩意，人们

① 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

对它充满了好奇,其娱乐消遣的玩具意味尤为明显。试水微博的热潮之后,随着人们对新技术特征的了解和把握,人们开始意识到它作为社交平台、信息平台所具有的连接和反映现实的镜子功能。它“能够整合虚拟的朋友,理想的信息平台。对写微博的人来说,还是个人的对称的镜像。每个人希望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我,而微博的记录功能能够塑造一个镜像式的自我。”^[2]它像一面镜子,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博主都能透过微博看到一个真实的自我。微博的传播速度比以往的任何媒介都快,加之它总是对日常生活进行记录,提供了还原或无限接近生活形状的可能,譬如直播新闻、微博问政、批判社会……,它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时代的关注者和记录者,呈现百态人生、社会真相,成为真实世界的镜像反映。技术隐退,功能凸显,实现了从玩具到镜子阶段的演进。

技术演进具有相对性,要实现由镜子到艺术的质的飞跃,取决于这个技术媒介“不但要能够复制现实,而且要能够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组现实。”^{[1](137)}一些媒介只能停留于镜子阶段而没有能力完成向艺术阶段的飞跃,如电话就是纯粹的现实交流的工具,只能重述现实而不能重塑现实。微博则不同,微博表达不仅呈现现实,而且超越现实并创造新的现实。譬如作者“黎众29”的《信佛》:

每次回老家,都看见母亲认真地洗了手,颤巍巍地拿过三炷香,点燃,插进香炉,吃力地跪在佛像前,虔诚地膜拜。祷告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他实在忍不住了,问父亲:“我妈什么时候信佛了?”父亲说:“你当领导那一天。”“我又不靠菩萨保佑?”“你妈不是求菩萨保佑你升官,是为你担心。”

这无疑是当下官场现实的真实写照,但显然又是用艺术的镜像巧妙地折射现实的荒诞,形成艺术的现实。博主借助快捷便利的媒体终端置身于当下的情境,有意识地融入文学意象,文本展现了文学的内涵,体现了文学的艺术性、写实性、思想性、批判性的特点。这种将个体感悟用高度凝练的诗意语言定格的精致文本在微博中不在少数,但关于是不是文学艺术的争议从未中断。罗?埃斯卡尔皮在《文学社会学》中就曾明确指出:“只要能让人们得到消遣,引起幻想,或者相反,引起沉思,使人们得以陶冶情操。那么,任何一篇写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3]微博中这种富有灵性的个性化创作在语言的凝练性、文本的修辞性、结构的巧妙性和自我情感的坦诚性上均体现了鲜明的文学意识和审美追求,而某种程度上对自我形象的构筑也强化了其中的文学属性。这无疑是文学创作在一个新平台上的又一次尝试。微博以其灵活的方式既真实地复写现实,又灌注了足够的想象力艺术地抒写着现实,用独特的话语符号拓展着文学的生长空间。

二、微博文学多样化的文本呈现

微博文学作为一种技术性的艺术,技术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微博强大的技术支持带来了文本呈现的多样性,形成了多元化的审美表征。“微博文学是使用单篇(一般含有140—300字,根据微博网站各有不同,140字是标准规范,两条短信长度)创作的独立精短文学作品,或者连载具有独立作品性质和上下文关联的精短作品集合。”^①此类定义着眼于微博文学的一种文本样式,即单一的文字文本。单一的文字文本由于字数的限定,需要博主在140字内完成创作,限定性的书写决定了其袖珍文学的特性。微博用户使用的主要客户端来自手机,而手机阅读特点要求作者在有限的空间完整地表述文本的思想和内容,如何通过营造意境、塑造形象,在有限的篇幅内引起读者无尽的遐想成为微博文学创作的关键。“在限制中创作,对作者是一种束缚,但相应地也逼迫作者锤炼语言,去掉那

① 刘晓华,《微博体》文学的本体特征探析,载2012年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多彩贵州文化及文学传承创新研究》,2012年10月27日,第46页。

些常常被滥用的形容词、副词，多用动词，文字会变得简洁、干净、有力，反而形成了凝练传神的艺术效果。”^[4]有人将之媲美日本俳句，有人盛赞从微博文学看到了排律、古风、文言等差不多已消失于当代的语言风景。

语言式微、图像突进的文化时代，图像表意虽不能完全替代文字表意，但图像表意越来越多的加入正在改变文学全然依赖文字表意的单一景观。多媒体技术支持的微博文学不能不追随这样的趋势，许多文本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表现文学的审美内涵。“尽管语言的内视性、精神维度和诗意体验是图像符号所不及的，但图像和文字的交合并陈，有助于微博客文学外在感性和精神内省的相互协调，从而强化微博写作的审美表达。”^[5]相较于博客文学等其他网络文学，精微文本的微博文学更适宜这种图文并陈的方式。

譬如作者嘉铭发表于微文学网站的作品：

桃花，爆出一个春天/一朵，又一朵/掰开一只只小手/香气缭绕中/桃花们做出个决定/悄悄地对准春天的捻子/擦出火，点燃。

富有诗意的语言展现了极美的意象，将春之景刻画得栩栩如生。但文字虽极具画意，给人的仍是一种仿真而虚幻的可视性。图像的鼎力相助丰富了这一审美向度，虚与实的相互依托将无法定夺的虚幻的可视性变得有所聚焦而又足够延展，让人在亦真亦幻的感悟中获得独特的审美愉悦。

更为新型的文本体验在于全息化的超文本。保罗·莱文森指出：“技术与通俗文化的关系还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因素。各种技术都有这样一个趋势：它们的运作不是孤立的，而是联手的，并且常常是相互影响的。”^[6]微博平台提供了数字化、交互性、超链接（Hyperlink，多层次的文本链接）、分布式结构（Dispersal）、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与赛伯空间（Cyber-space）化的文学生存模式，^[7]为微博文学全息化生存提供了技术保障。所谓全息化，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是指在多媒体环境下，能够综合运用文本、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类型信息。声像俱全的创作模式令微博文学跨越了传统的审美意象系统，更具审美效应。由视觉拓展到触觉、听觉、视觉，将来甚至可能达到味觉的全方位感官的综合体验，读屏终端让每一个接触微博的人感受到了文学创作在“赛博空间”现场直播式的美妙和激动，达成了真正的审美通感，令读者在比特的赛博空间里体验到喜悦、幸福、悲欢离合、伤感愁绪、眩晕等微妙的心理变化。其所构建的文本的意义系统令文学又多了一种活法。

所谓超文本，是指按照超链接的方法，将各种不同空间的信息组织在一起的网状文本。微博文学创作中，“用微博标签就可以将相关联的作品内容链接起来，而其他作者的评论和话题的插入不仅不会造成内容断裂，还可以为作品创作提供互动。”^[8]

微博开放、全息、超文本互动的创作平台对读者和博主独具吸引力，著读双方即时互动，产生思想的碰撞。

三、微博文学的病毒式传播

微博平台独有的@功能践行着六度分割理论，其多终端发布的优势开启了病毒式传播的路径。六度分割理论（六度空间理论）原为数学领域的一个猜想，理论指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就是六度分割理论，也叫小世界理论。”^[9]直观地说，假设A有10个朋友，信息经过六度延伸是10的6次方=100000000，其所到达的数量足够覆盖所有产生意义连接的人。它传达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世界上任意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通过一定的方式总能产生必然联系或关系。微博平台交流的无障碍性，模拟了真实生活的人际

圈,犹如参加一场盛大的晚会,晚会上云集了形形色色的各类人物,任意两个人之间都可能借此契机发生联系。

传播是极为复杂的过程,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是传播主体(传播者)、传播本体(内容)、传播载体(媒介)、传播受体(接受者)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随着传播手段和人们对传播需要的不断发展进步,这种综合作用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综合呈现的整体互动”^[10],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开启了病毒式传播的黄金时代。“病毒式传播与‘病毒’无关,它构建于‘病毒’之上,取义的是病毒的爆发式影响力、几何倍数的扩散速度,是一种巧借他人资源、充满智慧的高效率传播战术。”^[11]即时通信的廉价、精确制导、数字格式复制传播的简便近乎无限地延展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多终端发布优势等使微博成为病毒式传播的最佳平台。微博的病毒式传播是一个以人为信息节点,从一个信息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有向传播过程,通常都遵循粉丝相互关联的传播路径。由于微博的病毒式传播以“乘数效应”规模扩散的,那么在离开病毒源的第六次传播将实现微博覆盖万人的效果(5+52+……+56),在此次微博的转发过程中,微博的覆盖面应达到(5+52+53+……+548517)……其传播效果之震撼是任何媒体无法比拟的。由上述分析可知,微博的病毒式传播是一个经由具体的人所代表的节点和节点之间的关系网络实现信息几何级扩散的传播。每一个人作为一个节点,承担了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三重身份,凭借“粉丝”以“乘数效应”实现粉丝的粉丝的N次方扩散式转发和评论,实现信息的指数级增长,以此实现信息的扩散并产生辐射性影响。

在这样的技术平台上创生的微博文学不同于幽深封闭的经典范本,其开放、互动式的传播特色克服了短信文学点对点、网络文学点对面的传播弊端,以前所未有的包容开启了文学传播的又一道风景线。对于许多微博文学作品而言,也正是这样通过病毒式传播来实现几何级扩散和辐射性影响的。譬如红极一时的聚美优品引发的陈欧体就是最好的例证。2012年聚美优品CEO陈欧在自己微博发布了广告片的完整版内容:“你可以轻视我们的年轻,我们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这则微博道出了众多年轻一代的心声,富有诗意和哲理,刻画现实的同时又不乏对梦想的追逐,很快得到了明星的关注和支持。孙杨在陈欧微博留言称“1500M决赛的前夕,看到这个视频,突然想起一路走来的坎坎坷坷。冠军只有一个,大家记住的只有冠军,路上的汗水,泪水只有我自己知道,游泳是我的梦想,我愿意为它付出一生的努力,遍体鳞伤,我也不后悔。我在迪拜,决赛,我来了!”何炅、韩庚等也相继加入创作队伍。在微博文学强大的传播优势和技术平台的支撑下,腾讯、新浪等知名微博网站随即兴起了“你有XX,我有XX。你可以XX,但我会XX……但那又怎样,哪怕XX,也要XX。我是XX,我为自己代言!”的模式化创作,随即“甄嬛版”、“高校版”、“DOTA版”、“女神版”、“家政版”等各种版本相继亮相,病毒式传播令微博文学的影响力几何级辐射。

四、文学接受者地位的凸显

微博对创作热情的释放是显见的,作为“自媒体”^①的代表,其文本传输路径破除了传播技术的壁

① 2002年,当Dan·Gillmor对“新闻媒体3.0”做概念定义时提及了“自媒体”。3.0是相对于1.0和2.0而言的,在对传播媒介的界定中,“1.0”(old media)通常是指旧媒体亦或是传统媒体,“2.0”(new media)则相对来说是新媒体,而手机、平板电脑等媒体终端的广泛运用让我们走入了“3.0”(we media)自媒体时代。2003年,Shayne Bowman和Chris Willis在自媒体研究报告中对自媒体给予了如下定义:自媒体是普通公民经由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一种提供与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援引周晓虹,《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载《新闻界》,2010(4)。原文出自Dan Grillo.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M]. O'Reilly. 2004. Posted at <http://www.oreilly.com/catalog/wemedia/book/index.csp>.

垒，多终端发布的优势也吸引了庞大的微博创作群体，开启了更为广泛的大众化写作时代。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微博文学传播中接受者地位的凸显。接受美学的理论发现了读者的价值，如今，技术进一步切实地提升了读者的地位。

首先，微博的“FOLLOW”功能开启了文学阅读的定制时代。“FOLLOW”功能不仅规避了博客文学接受者的不稳定性及其被动关注的弊端，更将权利下放于每一位受众。全新的阅读模式被开启：受众根据自身需求定制关注微博。譬如文艺小青年A，将摄影、文学、娱乐、旅游等设为关键词搜索用户，添加关注，定制化的微博关注可以有效地将冗余信息排除门外，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及信息获取的质量，受众自由选择，不受外界的干扰，用网友“惠福”的话说：“你可以不‘关注’我，但你不能剥夺我‘关注’你的权利，你有你的‘红烧肉’，我有我的‘小白菜’，你可以嘲笑我个位数的关注度，但你不能否认你五个零的关注里有我的功劳。”

“关注”的单向性能有效堵截信息量洪流的冲击，保证信息的质量。受众不再被动地接受作者生产的文学作品，而是能够决定选择何种文学作品，在何处选择该作品，选择继续抑或停止观看该作品，作者不再是高高在上，读者地位逐渐上升。微博平台最大的功用在于“自由的最大化”，当额外的信息需求产生，受众可以任意浏览博主的微博，无需添加关注，无需博主认证，提高了信息查询和接受的效率。此外，实名认证亦促成了信息定位的精准化。网友“漂漂猪”曾戏谑：“你‘关注’或者不‘关注’我，我都在‘关注’，不离不弃，我掌握着你的行踪，你却摸不透我的存在，你有你的‘透明’，我有我的‘隐蔽’，我的地盘我做主。”

文学多媒体生存的生态背景令文学的传播模式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改变。传统文学要经历的复杂的审批模式：作者创作作品—审批部门进行审批—寻求合适的出版商—委托发行者—受众，如今缩减为创作者—受众两极传播。同时随着零壁垒介入模式进入著读双方的视野，创作者与受众的身份界限日渐模糊，变两级传播为即时互动传播。相较于博客文学的点对面传播和手机文学单个的点对点传播，微博文学克服了两者的弊端，受众凭借任一联网终端，通过搜索自身兴趣所在，除了对文本进行独特的解读，还能凭借接受终端的多媒体功能，在欣赏的同时，根据个体对文本的分析进行再创作，将原有文本转载或进行编排、剪辑后再发布。同时，微博平台令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能够实现即时互动，即时共享，令传播突破时空阻碍，实现“传播杠杆”的作用。双向反馈机制令作者与读者界限日渐模糊，文学接受者肩负起创作者、传播者和读者的三重身份。

微博传播终端所连接的节点是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个体—博主，因而，不同于传统的静态信息存储库，微博开启了人动搜索的先河。所谓人动搜索，相对于冰冷的搜索引擎而言，其最大特点在于，变静态的资源库搜索终端为智能的个体，变延时答复的网络交流为即时通讯的伴随微博产生而出现的一种新型搜索，其零障碍、零延时的交流模式提升了搜索的速度与效率。微博的人动搜索及@功能，能即时了解彼此心情动向，实时与其互动交流，在第一时间获取最真实、可靠的信息，并与信息源进行即时互动，关注其进展。不同于网络暴力之称的人肉搜索，微博凭借其精准制导的特点，实现了“多播、点播、peer-peer等多项传播”，达到双向共生交流。这种交流不同于网络虚拟交流，其所进行的不在场的“在场”沟通，激发了传授双方的创作热情。譬如中国首部微博小说《围脖时代的爱情》，小说作者闻华舰预设了梗概和脉络，在线写作的创作模式，为小说故事的发展增添了不少开放性情节的可能。小说中除了主要的几个人物是虚构的，其他都是真实的微博网友，他们的互动评论和留言都被写进了小说里。

双向互动交流的新特制对文学创作、阅读、评论产生了利弊掺杂的巨大影响。由于接受者可以肆意

地对作品进行评头论足,甚至改编作品,跃身成为新传播中的创作者,其执行权利的扩大逼迫博主锤炼语言,提升文本的文学内涵,同时,互动交流的新特质催生了即时评论的新苗。另一方面,传授双方界限的模糊极大地影响了创作者的独立判断能力,使其不得不为迎合受众的偏好而进行创作,极易被受众所左右,甚至绑架。在阅读方面,微博“秒传播”的传播速度进一步促成了浅阅读、标题式阅读、点击浏览式阅读的习惯,削弱了对文本内涵的深度解读。此外,“FOLLOW”设计的定制化阅读和自我把关功能,博主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进行关注,关注的偏好,将决定博主每天获得的信息内容和质量,一般而言,博主期待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创作风格,很少理会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博主发布的内容,从而造成摄取的“营养不良”,而原本自由开放的微博空间因此也成为封闭的密室。

五、结 语

微博文学以技术化和平民化的特点获得了一定的瞩目,其即兴化、碎片化、私人化、娱乐化的表征也使其备受诟病。尚处在发展初期,这种技术化艺术的不成熟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它能否如乐观所愿产生经典之作,形成如《诗经》、《论语》那样的人文底蕴和艺术价值,着实令人存疑。看待诸如短信文学、博客文学、微博文学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文学样式的价值和意义,或许不应该过于执拗于文本的经典、文学性的浓淡这类单一的命题,而是更需要重视另一个角度,即新媒体文学的属性。看看在文学日渐边缘化的今天,这些新媒体文学如何呈现多元的文学样态,如何激活和释放文学新的能量。也许正如某些预言,微博文学将是昙花一现的短命文学,即便如此,也不能否定它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过,并还将以某种潜在的影响力而存在,这种影响也许更多表现为新的创作生态、新的文学流动路径和技术性审美的趋势。因此从传播的、技术的、媒介的角度对微博文学加以观照,同从文学艺术本体论的角度加以观照同样重要。

参考文献:

- [1] [美] 保罗·莱文森. 数字麦克卢汉[M]. 何道宽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35, 179.
- [2] 王干. 从“灌水”到“炼油”[EB/OL]. <http://blog.sina.com>.
- [3] [法] 罗贝尔·埃斯卡尔皮. 文学社会学[M]. 符锦勇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36.
- [4] 李存. 微博文学的定义、发展、类型及特征[J]. 贵州社会科学, 2010(10): 69.
- [5] 欧阳友权. 微博客: 网络传播的软文学[J]. 文艺理论研究, 2010(4).
- [6] [美] 保罗·莱文森. 莱文森精粹[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3.
- [7] 刘自力. 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J]. 文史哲, 2004(3).
- [8] 管宁. 传媒时代的文学书写[M].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2: 132.
- [9] 百度百科[EB/OL]. <http://www.baidu.com/link?url=mW-WGJqjJ4zBBpC8yDF8xDhiqDSn1JZjFWsHhEoSnd85PkV8Xil7rMcmR8CrynaE>.
- [10] 邵培仁. 传播学导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7: 99.
- [11] 郭兆疆. 映像·融合——北京上海新锐观与思[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 143.